

若有所思

凭什么让人高看

□ 陈爱松

一个熟人，在原单位是小领导，最近调到一个新单位，成普通科员了。新同事虽然客气，却没原同事的热情与尊敬。有时他请同事帮忙，还得献上笑脸，奉上好话。这让他多少有点不适应：唉，这世界怎么这么势利呢。

听着他的感受，我想起了一个有名的故事。苏轼到一寺庙去，僧人见其布衣布鞋，淡淡地招呼：“坐。”又对小和尚一点头：“茶。”谈了一会儿，觉此人见识不凡，就多了一份热情：“请坐。”又对小和尚挥手：“敬茶。”又谈了一会儿，得知是苏轼，大为恭敬：“请上坐。”又吩咐小和尚：“敬香茶。”走时，请苏轼留墨宝，苏轼即书一

联：“坐，请坐，请上坐；茶，敬茶，敬香茶。”世人多认为这个故事是笑话僧人势利，“看人下菜”，不能做到众生平等，可是，苏轼不一定这么想——他难道会自认高人一等，而怪他人不高看吗？

对联也许是想让人省悟：人与人初识，一般只有礼貌，修养和才干被人认识后，才能得到尊敬。希望得到别人的高看没什么不对，但也要问问自己：我凭什么得到别人的高看？

《镜花缘》的大人国里，人们脚下都有云朵出现，品行不同，云朵的颜色也不同，人们很容易就看到对方值不值得尊敬。可生活毕竟不

是神话，我们的脚下没有红云，无法让别人一目了然，甚至，还会遇到一些不以礼相待的事，怎么办？

晋代人褚季野，很有名望，一次升迁，上任途中，投宿于钱塘亭，恰好吴兴县令也来住宿，亭吏就要他上住处，移宿到牛屋。后来县令得知是“河南褚季野”，大窘，不敢请他移居，只好到牛屋里去拜访，他却毫无怒恼之色。世人都称赞他有雅量。

老子说：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。”真正有境界有修养的人，甘处下地，不争功德，更不因此而自寻烦恼。陆游很赞

赏褚季野，说他是老子那样得道的人：“老子那辞徙牛屋，痴人自喜拜车尘。”

修养高的人是不会拒绝迁到牛屋中去的，他无世无争，更不会以势压人，他体谅亭吏的难处，也原谅亭吏的势利。只有那些痴愚骄妄之人，才喜欢别人对他卑躬屈膝，他的车都走远了，还享受着别人对他的车尘跪拜的尊贵。

“水唯能下方成海，山不矜高自及天。”有雅量，不自大，放低姿态，调好心志，做好自己，时间自然会证明你的可敬——假如你真的可敬的话。

流年碎影

一句话的力量

□ 高翠兰

小时候，我家穷，七岁了还没有上学，二姐的老师吉文育来家访，发现我没上学，便开导、督促母亲让我也上学。

因为吉文育老师的鼓励，入学后我加倍努力，在班里每次考试都名列第一，1963年小学毕业时，全班48人就我一一人考上了初中，全村人都为我高兴，而我却感觉像离群的孤雁，死活不肯去离家12里的学校报到，从部队回家探亲的哥哥连说带劝，甚至“威胁”我：“你要不去报到我就不归队！”最后被逼无奈，我只好到学校报到。

在初中学习、生活的一个月中，“孤独”成了我最大的思想包袱，我给小学老师薛富军写信说不上学了。薛老师马上回信说：“好不容易考上，千万不能放弃，学习有困难就百学不厌，别人学一遍，你就学十遍、百遍；经济有困难我资助你”。老师的话，让我鼓起了克服困难的勇气，坚定了继续上学的信心。

从那以后我把“孤独”抛到九霄云外，重新振作奋发向上，而后又被选为班干部，作为代表于1966年11月3日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，这真是我一生的荣幸啊！

高中毕业后，我当了人民教师。执教34年，我教书育人，做学生的知心朋友，常常关注学生的心理变化，关心学生的学习状态，重视一句话的力量，从来不舍得在学生面前说一句伤人的话。我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，荣获了“洛阳市级优秀教师”荣誉称号；我撰写的论文在《首届全国小学学习科学论文大赛》中也获得了三等奖。

如今，我已退休10年有余，吃穿不愁，衣食无忧，常常想起影响我一生的吉文育老师、薛富军老师和哥哥的话，是他们改变了我的命运，使我过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，让我终生难忘。

其实，一句话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呢？很多时候并不是别人的一句话就可以改变命运，但是我们需要这样的一句话，它可以给人鼓励，给人信心，给人面对困难的勇气。

闲情偶寄

丝瓜情愫

□ 孙俊玲

谁都不知道它从哪里来。可能是春天挖土时带进来的，也可能是经过房子上空的鸟儿衔来的，当种在房顶墙角处一个废旧大盆里的凤仙花长了四片叶子的时候，贴着盆边的它也跟着长出了两片肥厚的叶子。看它那蠢笨的样子，应该不会是什么花，可能是一株野草吧！我想。

也许是出于对于生命的尊重，也许是心底深处那一点人之初的善心，我没有拔掉它。遇见了便是缘分，既来了，就住下吧，不管怎样，总会是一点希望的绿色。

于是，每天给凤仙花浇水的时候，总是会刻意地多浇进去一瓢，可能是怕它的根系抢了花的水份吧？而它，居然像外来的孩子似的，努力舒展它的那几片绿叶，让人不由心生爱怜。

慢慢地，它把纤弱的身躯攀附在一棵向阳花的枯杆上，爬了一尺多高。它不像花，也不像草，只是，叶子和形态怎么如此熟悉呢？哦，想起来了！是丝瓜苗！

在老家的院外，丝瓜的藤蔓每年都能交织成一堵艳丽的水彩画，盛夏的小院里每天都会飘出妈妈炒丝瓜的清香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妈妈一直是用老丝瓜瓢子刷刷锅的，她说，这是天底下最好的碗刷。

因为小时候对丝瓜的感情，我开始对这个“外来客”青睐有加。闲暇之时，总会有意无意小住一会儿，看上几眼。夏天一天热比一天，它却开始疯长，我随意找了几根布条，给它搭了架子，也就两三天的功夫，它就爬到了绳架上。那细长的须，应该是它攀爬的一只只手臂，牢牢地缠绕在绳子上，支撑着身体。我一直相信，它是有眼睛的，不然，那细细的一根绳子，它怎么就看见了？还有它那永远不知疲倦的头，总是高高抬着，偶因不堪身体的负重从绳子上掉了下来，它还是会努力把头勾起，然后再慢慢地抬起来，向上，再向上，再向前。

那个午后不经意的一瞥，发现了一个绳结，暗想，明天应该不会爬到这个地方吧？毕竟有十几公分呢！可是第二天浇水的时候，却意外发现它正高昂着头，在绳结处向我微笑示意。仅仅一夜的功夫，也不知道它暗地里使出了多少的劲？那，该是怎样的一个努力呢？

夜来，风骤起，比豆还大的雨点敲打着窗玻璃，孩子们把茉莉花、兰草等能搬的都搬进了房间里，电闪雷鸣中，我牵挂单薄如绳的丝瓜藤，经历风雨后，又是怎样的命运呢？

天刚亮，赶紧跑去看它，令我难以置信的是，那青翠欲滴的藤蔓叶子上，竟擎着一朵黄嫩的“小喇叭”，正和着晨风，吹着朝阳。一颗“珍珠”在喇叭里滚动着，是昨夜的露水，还是宿雨？不，都不是，那应该是历经磨难后的花儿深深的喜悦所凝成的泪水！善感的我，不由得眼前一热，落下了感动的泪，为这朵小小的花儿。

一朵花儿开了，一朵花儿谢了，一个个娇嫩的丝瓜瓜顶着朵朵花帽子，躺在妈妈给它的摇篮里，沐浴着阳光，浴着月光，听着叶子们在清风中唱的小曲，一天天长大。

有一天我忘了浇水这回事，带着内疚再去看它时，却发现藤架上的丝瓜们在夜风中舞蹈，只是根茎处从下到上的那十几片叶子已经干焦。一定是它们把自己的生命养分供给了枝上的叶儿、花儿、果子。这是，多么深的爱啊！滚烫的泪水，又一次顺着脸颊滴落在盆中的泥土里。

明年春来，我不会再种那么多粉艳的花儿了，我要在那些盆盆罐罐里撒满丝瓜的种子。看它们在金色的阳光下爬成一堵绿色的墙，黄色的花儿开满堂前。那些蜂儿蝶儿也一定会穿越周围孤独的大楼高墙，我这小院可就热闹了。

至爱亲情

电话那边的期待

□ 魏杏丽

母亲打来电话：“昨天你给你爸打电话了？”“嗯。怎么了？”“没事，你爸说的，他挺高兴。知道你俩都好，他就放心。”

给父亲打电话，本是应做的事情，母亲这么一说，我倒有些愧疚了。

母亲在老家照顾外婆，父亲在城里的儿子家。两位老人相距一百多公里，就为了我的一个问候，父亲还专门打电话告诉母亲。

那天给父亲打电话时，他那边有点吵，父亲忙不迭地说正在学校接我侄儿，学生正排队出校门。担心我听不清，他声音提高，夹杂着周围的吵吵嚷嚷，父亲说：“我们都挺好的，放心，放心啊……”

半个小时后，父亲又把电话回了过来，有点歉意地说，刚才太吵了，然后又问了我老公和女儿，我告诉他全家挺好的，让他放心。



紫海云天 顾丁 摄

父亲偶尔来我家住上一两天。我上班时，他就下厨准备饭菜，只等着我们回家后直接掌勺，父亲还学会了烙油馍、擀面条。要知道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父亲可是很少去厨房的。

后来在与母亲的谈话中得知一个细节：父亲从我家回去后，同母亲谈了我的生活状况，说我很辛苦，下了班，要忙着做饭，还要管孩子作业，生活琐事，叹息我生活不易。

父亲这样的担心反倒让我心安。在父亲心里，或许我还是要有个人伺候的娇惯公主，不管我多大。

那次父亲半夜入院，住在重症监护室里，家属不能相见。每天短短两分钟，通过监护室的屏幕看父亲，只觉得躺在病床上的他那么无助。

父亲被护士推出来做检查时，他流泪了。后来，父亲做了手术。每次电话中，父亲总是让我不要担心，他没事儿，照顾好家和孩子，安心工作就行。在父亲心里，儿女的事都是正事、大事，他自己的都是小事。

父亲曾经是天，说一不二；可是现在，儿女说什么都是对的。因为他老了，开始需要心理慰藉，哪怕这慰藉仅仅是电话里的只言片语。

岁月静好，只是他，日益苍老。

千年等待

烟花易冷

□ 齐琳

雨后的水泉村，万安山雾霭氤氲，山间水道曲折蜿蜒，水泉石窟苍翠掩映，耳边响着方文山作词的《烟花易冷》，就像斑驳的岁月痕迹布满岩石的肌理一样，凄婉的歌词也丝丝入扣，弥漫我心。

在北魏散文家杨炫之的笔下，1500多年前，拥有320个里坊的北魏洛阳城曾经“招提栉比，宝塔骈罗……金刹与灵台比高，广殿共阿房等壮……”是何等的壮丽辉煌。然而，几十年之后他故地重游，看到的却是经历了迁都变故之后洛阳“城郭崩毁，宫室倾覆，寺观灰烬，庙塔丘墟”的凄凉境况。这样强烈的反差，让对故都洛阳怀着浓厚情感的杨炫之，用那恍若隔世的悲怀和对佛国盛世的追忆，汇成了《洛阳伽蓝记》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淡淡伤感。

水泉石窟也是北魏繁盛的人间佛国传世的一朵遗花。那时的帝王后妃带头礼拜，王公士庶竞相施僧，修建的大“伽蓝”（也就是寺院）有一千三百余所，浮图壮丽，装饰华美，还在洛阳周边的龙门、万安山崖上开凿石窟，雕刻佛像，水泉石窟就是其中之一。

站在今天的水泉石窟前，也许可以穿过千年时光，梦回北魏洛阳城，遥想千年以前是不是也有这么一场雨，水气萦绕着紫铜的佛金身、

旌幢的步辇……

石窟有螭首的碑上记载了开窟的始末，“比丘昙覆，姓赵；玄崇意远，抱不世之志；回翔雍雅，怀山海之心；归山自静，于京南太谷之北而私力崇营，为皇帝陛下皇后敬造石。”

石窟主赵昙覆是那个战国时推行“胡服骑射”的赵灵王之后裔，到北魏已是世代贵族、家财殷厚，他因在仕途上遇到挫折，心灰意冷，皈依佛门受具足戒成为一名比丘僧。昙覆的这篇碑记除了述说水泉石窟开凿的原委，还记叙了当时洛阳城外周边县城开窟造像的盛景，文采斐然，成文于北魏熙平二年（公元517年），文章的结构和写法与成书于东魏武定五年（公元547年）的《洛阳伽蓝记》神似。

就像赵昙覆不会想到，四十年之后杨炫之会写出一部与他的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的“世杰作”——《洛阳伽蓝记》一样，杨炫之也不会知道1500多年之后有一个方文山会和他的《洛阳伽蓝记》产生共鸣，写出一首《烟花易冷》红遍华语乐坛一样。

缘就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自然而神秘的心灵力量。正如石窟中那两尊佛，仿佛已经等待千年，千年之间凝望着从面前大谷古道上去过的那些跋涉传教的僧人、整装待发的军队、远道而来的商旅、不知归期的游子，只为等待与有缘人的一面之约。

历史就是这么奇妙的东西，从赵昙覆到杨炫之再到方文山，从水泉石窟碑记到《洛阳伽蓝记》再到《烟花易冷》，虽然不曾相见，但已隔世相连。正如佛教的一句偈语：“缘，妙不可言”，水泉石窟也在等待懂它的有缘人。“千年后累世情深还有谁在等，而青史岂能不真魏书洛阳城……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，伽蓝寺听雨声盼永恒。”

历史传说

曹操万安山伐梨与华佗之死

□ 杨群灿

曹操晚年驰骋疆场，汉中伐蜀班师归来后，感到身体不适，就疑神疑鬼，认为是关羽亡灵在作祟。

贾诩劝道：“如今的洛阳行宫，殿宇已相当陈旧，自然就有不少怪异事物。有道是‘择所而居，改换气运’，大王何不另建一座新殿？”

曹操早就想建一座自己的“建始殿”，因一直没有时间，也没有寻觅到良工匠匠，就搁置了下来。听到贾诩提起此事，就想完成自己的宿愿。贾诩道：“洛阳有一建筑名匠，叫苏越，此人的手艺肯定能让大王满意。”

曹操于是命贾诩给苏越传令，苏越接令之后，没几天就将设计图纸交给贾诩呈送上来。曹操一看图纸，只见九间大殿宏伟壮观，两侧还连着跨楼，颇为满意。

但大殿所需栋梁到哪里找呢？曹操召来苏越问道：“你设计的大殿甚好，但仅仅画得好不行，关键是怎能找到如此巨大的木料？”

苏越回禀：“离洛阳三十里的大石山（今万安山）濯龙潭旁，有棵梨树高十几丈，可否将它伐来用作栋梁？”“什么？用梨树做栋梁？这可从没听说过，看来你能造出不寻常的宫殿来。”曹操立刻派苏越带人前去砍伐。谁知无论用斧头还是用锯子，都无法伤及大树分毫。

曹操闻言，心想必定是大家听信传言，惧怕这树，就在侍卫们的簇拥下亲自来到濯龙潭旁。

曹操走近高耸入云的大树，仰面说道：“普天之下，尚无妖神敢作怪于我，今日伐你，是要我做建始殿栋梁，你若真是精灵，当为此欣幸才是。”说罢拔出剑来，向树干挥去。

围观的当地老翁和濯龙潭的道士全都放声大哭起来，树叶在哭声中纷纷飘落，树干上竟喷出了血红的汁液，溅到了曹操身上。

曹操按捺住心中的惊惧，对众人说：“我已动手在先，倘若树精作祟，也只会对我曹操而来，你们无须害怕，只管放心伐树！”

曹操返城进宫，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，挥遣诸臣，回寝殿安歇了。

寝殿的床帐里不时传出曹操因高烧而所说的胡话，侍臣听到后每回都赶忙进去探视，曹操都睁大眼睛，紧张地四处张望：“梨树怪神到何处去了？梨树怪神到何处去了？”

侍臣回报并未见到什么怪神，曹操根本不听，只是不停地大喊：“胡说！我明明看到一个怪神，身穿白衣，自称梨树精，多次压住我的胸口，你们快去找！”

御医用尽办法，曹操的病痛却有增无减，日复一日，越发憔悴。华歆推荐道：“御医千方百计都不见成效，我看不妨把华佗召来，此人乃天下名医。”

曹操听后不觉心动：“我也早闻华佗大名，他是沛国谯郡人，以前给东吴周泰治伤的就是此人吧？”

“大王说得不错。世间传言没有华佗治不好的病。对内脏重症患者，他先用麻沸散使其昏睡如假死之状，然后用刀剖开腹部，将腑脏用药洗过，再放回原处，以线缝合伤口，二十天后就可痊愈。”

“什么？他治病都是要动刀切腹的吗？”

“大王不必担心，听说医治时病人丝毫感觉不到疼痛。听人说，甘陵相的夫人怀孕六个月，忽然腹部绞痛，三天三夜不止。甘陵相请华佗来诊断，华佗把脉后叹道：‘此为食物中毒，可惜一子已胎死腹中，若不医治，将危及母命。’他立即调药，交与病妇服下，果然打下一男胎，夫人也在七日之后痊愈了。”

“他的医术既然如此神奇，就快将他叫到宫里来。”曹操的眼中闪出了希望的光芒。

华歆立刻以魏王的名义派遣使者，日夜兼程，将华佗从遥远的金城请到洛阳来。

华佗一到，当日便进殿为曹操诊视，他慎重地查过脉后说道：“这肯定是风湿不出所致。”

曹操点了点头：“大概是吧。我有偏头疼的老毛病，一旦发作起来，就会疼得无法饮食。不知你能否为我除去这个病根？”

华佗面露难色，沉思片刻后说道：“并非无法去掉病根，只是手术极为困难。由于病根在脑部深处，服药很难奏效，只有先服麻沸散让你昏睡，等您完全失去知觉以后，再剖开头部，切除风湿的病根，那样或许会有八九分的把握。”

“如果正巧碰上了那十一二，却又如何是好？”

“恕我直言，那也只能说是命该如此。”

曹操一听勃然大怒：“大胆庸医！难道将我的性命视同儿戏吗？”

“哈哈！我华佗自然有把握。方才所说十之八九，只是谦虚而已。当初荆州的关羽臂中剧毒，日夜苦不堪言，我前去将他手臂切开，去陈烂肉，刮骨取毒，终于痊愈。魏王对手术如此害怕，难道是怀疑我华佗的医术不成？”

“住嘴！手臂与头颅岂能相提并论！你与关羽交情深厚，是想借我生病之机，为关羽报仇吧？来人！把这歹人抓起来！”

却说管大牢的吴押狱，颇为同情蒙冤的华佗，时常送他酒食，每当奉命拷问，也只是虚张声势，暗中庇护。华佗深感其恩，一天，趁无人之际，含泪说：“吴押狱，多谢你的盛情，然恐怕连累与你。华佗老朽，自知不久于人世，请你以

后不要再这样了。”

“哪里哪里。先生如果真的有罪，吴某绝不会包庇。我很早就听说过您，非常敬仰先生的高尚人格与神妙医术，您千万不要说什么连累我。”

“那么，你对行医是有兴趣了？”

“年轻时喜好医学，也曾拜师学医，终未能如愿，这才当了狱吏。”

“嗯，是吗？华佗知恩图报，愿将家藏秘方送与你。我死之后，望你尽学所传内容，济世救人。”

“啊？先生，这教我如何承受得了？”

“这就给家人写信，你可持此信去我金城家中取得秘方，那书我从未给人看过。”

一日拂晓，突有数名军士持剑来到狱中，命狱卒道：“魏王有令，打开牢门！”

华佗的牢门刚被打开，军士们一拥而入，华佗遇害。

吴押狱随即辞去狱吏之职，去华佗家中递交书信，取到《青囊书》回到乡里。他对妻子说：“我不做狱吏了，从今以后要研学治病救人之术，将来定要成为天下名医。”

次日早晨，他起床后不意地向院子里看了一眼，见妻子正用一卷书引火焚烧堆积的落叶。吴押狱大吃一惊，冲过去一边把火踏灭，一边大叫：“蠢妇！这是为何？”但为时已晚，《青囊书》已与落叶一起燃为灰烬。

面对气息奄奄的丈夫，妻子冷冷地说道：“就算你真的成了天下名医，也难免有一天因为行医而被抓进大牢。既为人妻，我希望丈夫安安稳稳地活着！”

华佗的《青囊书》就此失传。

曹操的病也每况愈下，不久便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那一年，他65岁。